

## 一匹清瘦的马

——忆宪法兄  
陈李林

瘦瘦高高的个子，一张艺术气质的脸，头发乌黑卷曲，络腮胡茬花白。这就是宪法兄给我的第一印象。

这就等同于相亲，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往往会一见钟情。据高人说，黑发白须的人不一般，聪明而智慧。在以后与宪法的交往中，印证了这种说法。

我与宪法兄是同龄人，都属马。关系呢，一开始是编辑与投稿人的关系。

第一次见到宪法，文质彬彬的，坐在椅子上抽烟，穿着短袖花格子衬衫，胳膊瘦得爆出青筋。他见我，站起，笑眯眯的样子，目光清亮迷人。一双瘦骨嶙峋的手握着，很有力量。他身上少有豪气，而多了书卷气。光亮大脑门，具有哲学思想者的品质。说话慢声细语，没有尖锐的棱角，却透露出内在的威仪。一双明亮迷人多情的目光，尤其浑身散发出的那种不修边幅，颓废的气质，有种让人难以逃脱的吸引魅力。的确称得上一匹风流倜傥的白马。

此后，我的很多短篇小说和散文都是经他编发的。听说，他只要见到我的稿子，数数字数，就签发了。这份信任，很让我得意了一阵子。但从未听到他当面褒扬我一句。一次吃饭，纵横老师、王健、王晓明、傅康、吕海霞都在。我给纵横老师拍一部电视专题片《艺海纵横》，在淮海经济区多家电视台和安徽省电视台播出后，产生一定影响。那天喝酒，我顺便把近四千字的解说词交给宪法，希望在《淮北日报》副刊上发一下。王健跟着起哄，干脆在我的《北方周末》发吧。纵横老师笑着说，李林，能导演能写，是个多面手。宪法酒量小，我跟他炸个小雷子，就脸红到脖子，眯着眼笑着说，就是的，买个菜，理个发都能洋洋洒洒写几千字，的确能写。宪法的这句话是褒是贬？很有深意，让我思考许久。后来受汪曾祺尤其是小说《陈小手》名篇的影响，写了一组系列陈氏小说《陈小二》《陈石头》《陈憨子》每篇千字左右，发表在《清明》杂志上。但后来，毛病重犯，越写越长。啰嗦嗦，大多散文随笔一写就是几千字。好在宪法、晓明、王健、林敏，包括纵横老师对我青眼有加，十分包容，总是原稿照发。现在想起来，十分温暖。

刘宪法是淮北有名的才子，诗写得好，尤其在文艺批评方面造诣很深，早期写了不少有分量评论文章，肚子里有货，眼界很高。

宪法同时也是一个不甘平庸之人，思想开放，心有波澜，能伸能屈的男子汉。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全民经商的大背景下，也许他已厌倦了小城按时上班下班，喝茶、编辑、划版的死板生活方式。肉体深陷生活的泥潭，而思想却飞向了远方。一颗躁动不安的灵魂终于找到了知音。他与同学红学专家红楼梦电视剧编剧的周岭，矿工报写小说的彭震、下海一起炒股，去京城闯荡江湖，搞酒文化，创办《时装报》，报纸办得前卫时尚，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广告赞助不断，不仅风光了一把，据说赚了不少银子。至于后来为何停刊，我不得而知。

宪法才气过人，又阅历丰富，此时的刘宪法，除了具备文人的清高与恬静，还增添了人世间的烟火气息。是很多文青心中的偶像。据说他的办公桌上堆着一摞一摞的读者来信，大多是女粉丝寄来的。宪法只拆开过三封，其余的再没打开过。

宪法的夫人唐丽丽，当年是市委党校一位教师，皮肤白，大眼睛，气质好。一个偶然的机会与宪法认识。一面之交，却迷倒了才子刘宪法。满脑子都是唐丽丽的身影，夜不能寐，吃饭不香，每天掐准唐丽丽上下班时间，假装路上偶遇。而唐丽丽当时根本看不上他，嫌他瘦，嫌他穿着不讲究，太邋遢。一次宪法有意安排一个饭局，让朋友把唐丽丽带去。喝酒间，刘宪法掏出一支钢笔，在一张撕开的烟盒纸上画一头长条子的约克夏公猪，拿给唐丽丽看，问：“唐老师，你看像我不？”唐丽丽说：“不像，身上有肉。你像猴子。”说罢，掩面“噗嗤”一笑。被足智多谋刘宪法的幽默与自嘲所打动。自此热恋，抱得美人归。时间证明他选对了。夫人不仅持家教子有方，事业有成，还评上了教授。

深潭无波，可惜他写得太少了。我读过他唯一的作品，是写篮球巨星乔丹的诗。语言空灵，意境高远，意象奇崛，前卫现代。诗歌虽然只二十几行，但华美、大气而冷静。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我没读过的他早期诗歌的风格，干净利落的短句，率真自然的情感，迅疾流动的思绪。在这首诗中，内容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表达

方式。

在他编发我几十篇文章中，估计大部分都没认真看过，把改错别字交给了校对的。真正引起他注意的是我的两篇小说《耿汉藻》《洗澡》。两篇都是写知识分子的。两篇小说在《淮北日报》发表后，宪法打电话跟我说，李林，这两篇小说有点意思，可以往上投稿。

宪法生性散淡，具有诗人的气质，喜欢自由自在悠闲的生活，闹市中像一个闲适的隐士，姿态难能可贵。记得1995年我在市委宣传部新闻文化科工作时，负责承办一台春节联欢晚会，我是总导演，去北京请了十几个名演员，主持人有中央电视台的孙小梅，演王成的刘世龙与淮北电视台的胡漠遐、唐亮担任。我忙得无法分身，就请刘宪法写主持词。宪法说，行，不过，你得给我请假。我问多长时间？他说二十天吧。为保证他静心创作，给他安排吃住在烈山湖畔一栋别墅里，不用回家。（期间烈山宾馆与餐厅全部不对外营业免费给晚会用）我隔几天就催宪法，串词写得怎么样了？他说，快了。有一天傍晚我去他住处，看到他正和省电台记者站的孙洲澍，市电台刘雪涛和杨国会几个人正在打牌。我问：宪法，串词怎么样了？他笑着回答，快了。

也是在他居住创作别墅里，我见到了他十多岁的儿子，遗传宪法和他爱人漂亮的基因，白白净净，黑发卷曲，眸子清澈明亮。

晚会的前五天，我又去别墅找他，我说，把你稿子拿给我看看，定稿后还要打印，请的主持人要提前到一天彩排。宪法这次认真了，对牌友说，散吧，今晚我要连夜写串词。第二天上午他把串词交给我，串词写得诗性，语言很华丽。我说，谢了！晚上陪你喝酒。那时如隔山，晚会串词要口语化，四个主持人之间要过度衔接。我几乎花了一个通宵修改和润色。

宪法业余时间爱下象棋，打麻将。一天中午酒后，刘宪法、孙洲澍、王健非拉我去孙洲澍的办公室打麻将。

那天我和宪法手气好，王健背得半天不开胡，说好的打五块十块的，把把刺，不许欠账。结果三剥一，王健欠一圈的账，怕记不清要赖，搁笔拿笔记在纸上。打了三个多小时，一直空转到五点多。我说，也熊吧，晚上我请你几个喝酒。王健哈哈大笑，大嗓门：“李林兄，你有所不知，宪法欠我多了，算不清。”

听说宪法不仅喜欢打麻将，还爱看别人打牌，一人看两家，不吭声，有时转着四家牌。看后保持宪法版的微笑，谁也猜不透他笑的啥意思。

认识宪法几十年，从来没见过他穿过西装打领带，一年四季休闲装。这与他的文人气质很相符。一次他爱人给他买一双名牌黑皮鞋，逼着他穿上。当晚看牌十一点回到家，对老婆说，你买的啥皮鞋，磨脚，再也不穿了。他老婆一看，捂着嘴笑，磨死你也不亏，你自己看看：“你左脚穿右脚，把皮鞋穿反了。”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我们都到了退休年龄，他去了北京，我淮北深圳两头过，退休后再没见面，渐渐断了联系。

前几天我和爱人去福建旅游回到深圳。在深圳的老大徐世访微信我：

“李林，咱弟兄俩见个面吧？”我回信说：“是的，该见个面了。”

那晚我俩面对面坐着，酒多话多，谈得最多的是刘宪法。我回到家，把写刘宪法的文章发给他看。想不到凌晨十二点半，世访兄接一段文字。照录如下——

“李林兄弟：近日，你接连用数篇忆人记事的文字撩拨我的回忆：溯岁月而回望，一张张亲切年轻的笑脸，一个个英姿勃发的身影，转眼，竟先后挥别而去；把酒言欢昨宵梦，欲觅朋影空喟叹。

读罢忆宪法的文和诗，痛感尤甚。这几位作别的兄弟中，自我离开相山到南方后，唯有他来过我这里一次，相谈甚欢。

你文中写到他的精瘦，他机敏睿智的眼神，他细疏而自来卷的半长发，时而张狂或故作张狂的笑，都活灵活现，恍若这家伙又显现在眼前。

很赞同你对他的感知定位。诗人的气质、哲人的思考（最先且常用“嬗变”“维度”几个词）、学者的做派。虽终其生都是拿记者证的报人，唯不见其有记者对社会政事的那种敏感与激情。

松松答答的脾性，慢条斯理、文绉绉的俏嘴；懒散（在家勤快——据说，据他自己说），办公室里那把藤椅被他仰巴拉萨地坐成个躺椅。

爱做飘逸浪漫的梦。整天困在报

社，一次唐丽丽出差，家里没人管，周末她约上我出去旅游一趟。目的地——濉溪老城石板铺路的老街。我俩带上要看的书，坐15分钟的1路公交，入住老街的那家老旅店，吃，喝，狂侃，然后看各自的书。窝了两天一夜，再坐15分钟的1路公交回去，结束这次难得的旅游。

对唐丽丽他是怕得够呛。一次在外面应酬后，宪法非让我陪他回那个小家。一看，桌上俩菜没动。我问丽丽咋这么晚还不吃饭，宪法抢着说：这是规矩，我啥时候回来啥时吃，回晚了索性免食。丽丽依然撅着小嘴生气。宪法又打趣说，厕所里洗衣服的大木盆是我赎罪的道具，回晚了喝多了，大木盆的干活！这才终于把丽丽小姐逗笑了。

一别十多年。大概是2004年春节前几天，宪法来了。问他是开会还是出差。他反向，我就不能专门来看看你吗？

安排吃住都在商报迎宾楼，聊这侃那，淮北的老友同事说了个遍。两天后，他动身去海南，说在那边过年。

最后一次见宪法也已十年了。明东见到我说，新上任的总编要安排我吃个饭，我怕当年的同事多，叫谁都不叫谁不方便。明东笑了，说，老的老走的走，还有几个人都不在了，都喊上也凑不够一桌了。果然。

此时，宪法愈发地瘦，说去上海动了个手术，恢复得差不多了；席后，非要把我送回新华巷。慢走紧喘。走走停停。叙述不断。

不曾想这一送一别竟成永诀！

宪法兄弟，是李林的文字又把你从记忆深处请回来，依然机敏睿智，依然一派诗人智者学究模样……

大概是2020年12月（日子已记不清了），一天，突然接到作协主席江峰的电话，说，刘宪法老师病逝了。我不敢相信，马上给易海明等文友电话求证，得到了他们肯定的答复……宪法兄真的走了。我当时惊得大脑一片空白，整个下午，直到深夜，心在颤抖。自言自语，宪法到底得了什么病？京城都治不好。走得太匆忙，太早了。我双手合十，宪法兄，安息吧，我永恒的朋友。

一匹白马升天了，望着窗外月亮，我在手机上记下心中流淌出的文字——

**火焰之书**

一位姓江的诗人告诉我：

“鸣呼！宪法走了！”

一位易姓的诗人告诉我：

“宪法，一口气，没上来，昨夜走了……”

一棵深植沃土的铁棍山药  
精瘦，挺拔，内心洁白  
似闪电——  
一本火焰之书

一只满腹经纶的蚕  
未及结出美丽的茧  
在喉咙的弯道吐出的乱丝  
成为夺命的绞索

半生在茧中幽居  
饱读诗书，与屈原、杜甫对话  
写乔丹的诗  
只是个隐喻，幌子

思想被词语席卷  
在冰与火之间  
盛开的  
是囚禁的花朵

岁月，怎样打开一道缺口  
破裂而出  
吐出根根发烫的丝

不为编织花环  
花萼枯萎  
用新鲜的血汁  
织就美丽的嫁衣  
把钥匙交给笨拙的石头

……雪夜  
一匹瘦马自北向南一路奔腾  
仿佛游子归心似箭的心情  
带着伤感与不甘

家乡比京城温暖  
宪法，我梦见你已抵达  
一双清澈如星的眼睛  
一张止痛药的脸

仍蓄着花白的胡须

此诗发朋友圈后，引起同行们关注，著名学者丁怀乾教授微信说：“此诗，勾画潦了，入骨三分，收魂摄魄，痛彻心扉……诗已转发给北京宪法的儿子了。”

丁老兄的留言，让我不禁想起在烈山宾馆别墅，见宪法父子手牵手的一幕……

## 冬日枇杷花满枝头

肖 震

以前，我以为枇杷和许多果木一样，花儿都在春天开放，可在入冬后的某一天，却豁然发现，小区几棵枇杷树的枝头上竟然有一簇簇白色的花儿，走近了细看，多个枝头上已经长满了花苞，毛茸茸地像一个个毛球，含苞欲放，包着棕黄的“外套”，很多已开出了粉白的花儿。

百度后得知，枇杷树一般在10月至12月开花。花期较长，从10月中旬开始，至12月上旬结束。在长江流域，枇杷树在11月开花，枇杷果在次年五月间成熟。枇杷树的花朵较小，花瓣为白色，呈长圆形或卵圆形，一簇簇的，甚是紧密。

《广韵脂韵》载：“枇杷，果木，冬花夏熟。”枇杷花盛开之时，洁白如雪的花朵绽放枝间，一股清幽远逸的香气便扑面而来。在万花凋零的时节，枇杷花凌霜傲雪，凛然开放，可与梅花比美，深得历代文人雅士颂扬。诗人董嗣杲曾写道：“种接他枝宿土乾，花开抵得北风寒。”元·顾瑛在《纪事》中写道：“枇杷花开如雪白，杨柳叶落带烟青。”元·本诚也有诗曰：“阴阳林涧白日冻，空庭雪压枇杷花。”……一句句诗词文赋均是对枇杷花的赞美之情。

冬天，百花凋谢，万树叶飘落，但是，这枇杷却在寒风中，在雪花飞舞中，盛开得如此美丽。昂头看这一树开在冬日里的枇杷花，不禁感叹生命万物的神奇。冬日里的枇杷花，虽没有腊梅的鲜艳，没有白玉兰的落落大方的幽香，也没有梔子花的浓郁香味，但它躲在绿叶里、不引人注意地兀自开放着，着实是冬日一道靓丽的风景。在花满枝头的枇杷树下，细看，却也有寥寥可数的几只不怕冷的小蜜蜂嘤嘤地忙碌着。

枇杷树叶一年四季青翠欲滴。春天，春雨过后，枇杷树贪婪地吮吸着春天的甘霖，伸展的枝头长出了嫩绿的芽叶。夏天，满树浓密墨绿的叶片，从远处看，像一把绿色的遮阳伞。秋天，少有的褐黄色叶片垂挂于枝头，等待秋风的摇落。入冬，墨绿的叶片便相继结满了簇簇的花骨朵儿，继而又在寒风中开出簇簇的花儿。

枇杷叶宽大而狭长，叶子一簇堆在另一簇上，不留一点空隙，老叶是墨绿的，嫩叶是嫩绿的。枇杷树因叶似琵琶而得名。诗人戴铭金有诗《高阳台》曰：“芳名巧向琵琶借”。

枇杷被古人称为金丸，秋日养蓄，冬季开花，春来结籽，夏初成熟，是承载四季之雨露，也是果中独备四季之气者，与樱桃、梅子并称“果中三友”。

此刻，闭上眼，遥想来年春夏之际，枇杷树上定然会硕果累累。一只只金黄色的枇杷果一个个紧接着一个，挂满枝头，果实芳华，像亲密无间的姊妹们，相互抱成一团，从远处看，一簇簇的金灿灿，煞是惹人眼，吸引着贪食的鸟儿在枝头盘旋。金灿灿、黄澄澄的枇杷果令人神往，酸酸甜甜鲜美的味道在满足食客味蕾的同时，也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先后有吴昌硕、齐白石、王雪涛、娄师白、赵少昂“五大名家”都曾画过枇杷，他们笔下的枇杷形神兼备，意境悠远，极富笔墨情趣。



《冬日枇杷花满枝头》

收听音频版

请扫二维码

## 思念

梁晶晶

墙上的日历越翻越薄  
脚下的日子越叠越厚  
思念是个叛逆的孩子  
才不管什么，热胀冷缩

手掌皲裂的姥娘  
化身一枚小小邮戳  
她拢起一堆枯草，如同  
打捞一段发黄的岁月，邮寄给我

姥娘说她老了  
她这把失去弹力的弓  
无法射下太阳过冬  
只有多拾些柴禾，烧旺炉火

老院月光清白，雾气渐浓  
姥娘满脸沟壑流淌笑容  
潮水汹涌漫过眼睛  
酸洗我锈钝的亲情

两鬓花白的姥娘  
轻声唤我乳名  
颤巍巍烫一壶散装老酒  
硬给我，也倒了一蛊



湿地秋韵(油画) 徐宣超 画

## 老牛

王绪谦

初冬的一天，我跟着父亲赶了个早市。在一家专卖牛肉汤的餐馆里，父亲要了两碗牛肉汤和几个大馍，我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饱喝足后，感觉身上热乎乎的，父亲给我整了整衣扣，便带着我径直来到了牛行。

这个牛行位于街道东面一片树林里，这是几个牛人选定的位置，因为这里地势开阔，热天浓荫蔽日、气候凉爽，树木易于打拴牛。此时，这里已经拴满了牲口，有膘肥体壮的牤牛，有活蹦乱跳的牛犊，有体型干瘦的老牛，还有少量的骡马。父亲本来想买一头青壮母牛，无奈资金不足，只能选择一个低价位的老牛。可老牛属于“夕阳”型的，耕作能力和产崽能力均呈下降趋势，父亲不是不知道老牛的劣势，但手里的资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父亲在牛行里转来转去，几乎每个老牛都审视了一遍，但没有一头入眼的。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忽然一位70多岁的老人跟父亲搭起了茬：“你是想买牛的吗？”父亲冲他笑了笑，点点头。“我家的这头牛